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尚書禹貢篇集成

第二編

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尚書禹貢篇集成

第二編

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尚書禹貢篇集成

本冊目錄

尚書禹貢篇集成(四)

尚書引義

一

尚書稗疏

五

尚書日記

三七

書經近指

九七

尚書集解

一零三

尚書約注

一二五

書經要義

一三五

尚書七篇解義

一四七

尚書地理今釋

一六三

書經蔡傳參義

一九一

尚書體要

一九九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二二九

書經衷論

二三九

尚書埤傳

二四三

尚書廣聽錄

二九七

日講書經解義

三零五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三二九

書經疏略

三九七

尚書口義

四一三

愛日堂尚書注解纂要

四二一

書經詳說

四三五

今文尚書說

五八一

蔡傳正訛

五八九

尚書辨僞

六三三

(明)王夫之 撰

尚書引義

清同治年間刻船山遺書本

明衡陽王夫之譚

禹貢

生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嗚呼義利之際其爲別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誠知之也而可不謂大智乎繇義之潤下有水之用繇義之炎上有火之用繇義之曲直有木之用繇義之從革有金之用繇義之稼穡有土之用潤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蕪有木之害從

尚書引義

卷二

尚書禹貢篇
集 成

革而傷有金之害稼穡而莠有土之害繇此言之出乎義入乎害而兩者之外無有利也易曰利物和義義足以用則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離義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統於五行而顯焉逆天之常乘天之過偷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數數於利也則未有不爲凶危之都者矣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義之所自著害之所必遠始於五行昭其義終於六極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務義以遠害而已矣天之生水也非以爲利也其義之潤下者不容已也義之潤可以澤物義之下可以運物於是乎細人見以爲利而邀之見爲利則不見爲害而惡知其潤下

之過適以爲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義而罹害者莫凶於利於義不精而乘之於害不審而攫之於是乎愛尺寸之土以與水爭命於行下狎滔天之勢以與水朋虐於中原伯繇之數彝倫也大抵以利焉階之也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義所安而不貪其利捐利與水而不受其餌分而灑之匯而居之河播爲九江分爲三地有所不惜燧有所不愛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兗州之作遲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氣伏洪水於方剛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蕩蕩之狂流以歸壑而莫能亢義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無他遠於利而已矣今夫水五穀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鱗介之所處舟楫貨粟之所通也當其順而利存當其逆

尚書引義

卷二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而利亦未嘗亡也蓋義之本適於用者雖乖沴忒行而性不易則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從而大於是乎以害爲利以害之尤爲利之大細人乃顛倒僭晉自困於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位爲司空命受於天亟居尊席威毆生民以試其徵幸之智率族閭邑駢首漂骸以填谿壑而無遺斯可不謂大哀者乎是故有義勝之水畎澮是已有害勝之水瀑湍是已有義害相半之水江漢淮沅之類是已有益一而害十之水黃河是已其一義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於中夏自此以往則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勞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蹈義而遠害也嫁□□之橫流以衝突乎兗豫青冀用文之國安土者不能逃

焉而實受其禍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遠而裁之以義則庶乎其禍可衰止外此者無策今考歷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義漢違其害宋貪其利蒙古愈貪焉而昭代沿之善敗之準昭然易見也制以義害不期遠而遠矣違其害害有所不能違矣貪其利則樂生人之禍而幸五行之災也害之府也夫中國之有河猶其有□也三代無□□之策而有□□之義漢急□□之功而不貪□□之利唐始用□石晉遂用□宋兩□□而其禍乃大槩可觀矣遠害而害不勝遠則莫若捐利而不貪雖有突騎效其死命知藩籬之不可撤也而後花門海上之禍絕雖有長流夾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啟也而後龍堤潰野之害消恩矣哉

尚書引義

卷二

三

尚書禹貢篇集

宋之以蜜截舌以齒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潴以爲塘水財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壁畦以爲淤田天貽之憂宋耽之利墮寇以爲依幸禍以爲福彼僭不知又何怪其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金以失江左哉夫差之橫也江淮以通楊廣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直蒙古之亂也衛濟以一南旺以引仰命於河以爲漕運支流旁午交絡四出徐充豫冀惟楊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憑陵焉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宋禮承之以從欲而邀賞嗚呼數百年之間天以□禍中國而紆之於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災則齊魯宋衛徐吳之民雖有不魚者鮮矣禹棄可食之壤割以與河今

貪難制之流邀以爲利智愚之分義利之別義利之分利害之別民之生死國之禍福豈有爽哉豈有爽哉當禹之世賀蘭鹽池之境未嘗入中國也故禹功訖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漢之兼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萬世無疆之休絕漠而東放河流於奉聖川爲鶯泊繞遼山以入鴨綠則□□害□□受之四州之士不待治而適有居也使其然也塘水誰與塞淤田誰與墾漕運誰與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將亡術以逞而哀此羣黎平居無埽堤之勞淫雨無昏墊之憂矣天未悔禍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圖捷招寇而圯其族孟子曰率獸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於獸者百不得一也死於水者空城燹野而不

尚書引義

卷二

四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厭然則爲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與來世亦惜矣哉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於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義焉不助凶人之惡也故智伯之於晉陽蕭梁之於淮堰宋人之於北漢壁滔天之流祇益孤壘之堅雖韓魏之肘足無謀而無卹之城固與北漢而俱安智氏之軍且與淮堰而俱漂也後之人雖甚安忍其尙鑒於此勿遏亡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適以自害也乎

(明)王夫之 撰

尚書稗疏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稗疏卷二

岳州王夫之撰

夏書禹貢

既載壺口 先儒俱云禹治水始自壺口朱蔡獨以為治水當先從低處下手故先決九川之水使通於海又潯畎澮之水使通於川下流之水殺則上流之水漸淺以實求之固不爾也中國之形勢從西北而下山勢逶

尚書稗疏

卷二

一
尚書禹貢篇
集 成

迤於東者散為數條兩山之間中為平野川於是流在北則鉅鹿以至於天津在中則滎陽以至於淮安在南則洞庭以至於吳會其相間之際各有岡脊兩川之必不相通者岡脊間之非人之所能強也洪水之患河實為之雖云懷山襄陵亦必不能北踰井陘南漫楚塞是他川之漲落固無與於河流之淤通矣今帝都汙汙人民墊隘乃欲遠䟽他州畎澮之水待其漸歸於海而後治冀州之上流此猶癰在頭而刺其足不亦值乎河之為

洛水也塞於呂梁又障於龍門其在上流既漫入於汾

絳為帝都之害而其下流又為太行諸山所厄釜出之

水必且不循故道蓄極橫溢濫灌於大名曹濮以及汴

宋之郊非但治他州之川漢不相與即令治河下流亦

無與於龍門之阻且瀾漫四散河身不現智如神禹當

亦無從下力而人治於下水潴於上蓄極必洩者沓至

而日增下淤漸去上潰驟通治水丁夫即極數萬人之

力而此數萬人者分之則各亦一身爾長不滿七尺力

尚書稗疏
卷二

二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不任百鈞就淤漲之下橫加䟽鑿所鑿既洩潰涌傾下不轉盼間而此數萬人者皆魚鼈矣治之先自上者以水治水也先自下者以人治水也使以人治水將所謂䟽濬者如王安石之用濟川杷為兒戲乎亦將以鑊鍾開高堅之地勒水而強之上如李昌言賈魯之為乎乃昌言之田河不十年而復決賈魯之挑黃陵岡至洪武初而已絕徒勞無益棄地殃民必非禹之所屑為而忍為者且以人治水由下及上即有神術能令水降而入

不漂乃下流之渠濬治方靜而龍門壺口呂梁以西停積之水乍然得通其泥淤浮沙朽木頽石乘漲俱下迨及山東平行之地勢廣安流於梗不行則晉冀之木石沙壤盡注於大伾之東向之所開者有限今之所淤者無窮盡棄前功而充豫仍為澤國矣惟先上而後下關呂梁鑿龍門使河之自保德崑崙入汾晉者漸得其道循孟門以出河曲因積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澎湃以東待之良久積水既盡則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

之形大畧已定其有阻滯者亦可施其分合疏通之力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漸東漸下放於海而皆安流故曰惡其鑿而行所無事也龍門之西地形之高於九河者不知其幾百里塞於千仞之下安能使千仞之上汜濫橫流而況荆揚之川分阻漢東之山梁州之川畫絕鉅關終南之險其不相與為通塞也皎若列眉朱蔡不知禹之治洪水與濬川濬者各為一役乃欲措百萬生靈於建瓴累卵之下以施迂濶徒勞之功足知治水之

智自別有條理非可坐籌之於几席也乃經云既載壺口大義炳然猶立意見以破古人之成說則非我之所敢知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蔡氏以此為治汾乃汾水之所以待治者河壅之也河壅於孟門則汾水無所宣逆上北溢於太原迨河既通汾隨河下而濁河故淤留於汾岸故因加修治之功乃但自太原岳陽而止平陽以下龍角襄陵羣山所束水落崖高不待修也冀州言修治

而他州不言者天子之都一皆司空之所有事若他州在侯封之內大水既平小有未修一付之諸侯之自治不待禹之徧治也覃懷以東且在所畧况八州乎於此亦可見禹之治水不先畎澮也馬碧梧謂餘州無事陳新安云以例餘州皆失之

衡漳 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蔡氏因之今按河水自孟津至大伾嚮海東北流而濁漳水自壺關出伏牛山南嚮阜城亦東北流其入河也夾流俱下而相湊非橫

入也水經言濁漳水在冀州城西北衡水入焉信都記

云衡水歷下博今深州城北而迤邐東北注謂之九爭曲

水味苦鹹俗稱苦河亦謂之黃漳河則衡水蓋二水也

言衡水者猶言媯汭河雖從其合流之地而紀之也

衡水 九河 恒衛 大陸 碣石 自周定王時河

徙矜磔失禹故道至漢奪漯水以南自今利津縣入海

其一枝奪濟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議者以無稽而爭

訟乃考之於經文參之以地勢則當禹之時大河固奪

尚書稗疏

卷二

五

尚書禹貢篇
集 成

漳水以流也大河之東自出河陰入於沙行之墟土弱

形夷既無高岸以束之其上流所遷差以尋尺則下流

浸相懸遠而所趨之地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

是自然一定之低下必見奪而與俱流者也故或北或

南俱奪他水之流以入於海而水所不流故為崖岸則

必其高焉者勢不得捨其低下舊通之逕橫激而上越

陵阜以復求低下於他所故漢初奪漯而與俱行其後

奪濟而與俱行又其後奪淮而與俱行宋奪大清河而

與俱行元奪會通河而與俱行今則全注徐州南奪淮

而與俱行自非溪澗小水必不冒之以過他水自縱而

河自橫也禹河故道既得漳水奪與俱行必不能溢於

漳北明矣凡大山大澤之勢高下之形以山水為準去

山近則其高也迤邐漸下以至於川去水近則其下也

迤邐漸高以至於山必無有山焉崛起汚下而忽高之

理北條之山沿大行而北而井陘又北而恒山又北而

紫荆又東北而居庸東而天壽又東而古北又東而密

尚書稗疏

卷二

六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雲遵化又東而山海關則經所謂恒山至於碣石者也

而凡此諸山之趾必無忽然遽下之理則保定以東放

於薊州永平之南境皆山之趾而高於大名廣順深冀

河間者也漳水之流東北經濟縣故經云至於大伾又

北過廣平縣又東北過威縣又東過南宮縣又東北過

冀州南故水經云北過堂縣扶柳東北過信都而蔡氏

所引古澤澤自唐貝州經城縣北貫穿信都亦顯與漳

合故經云北過泆水而所謂大陸者自當在景州交河

之境固不當謂即鉅鹿亦不可謂在西山之麓也濁漳水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與清漳水合自此而北則天津靜海之南其為九河之故道無疑矣禹之導河自碓汭北流經懷孟陽武東至濬又東北至內黃魏縣得漳而奪與俱流其合漳也不於臨漳既以彰德地形因林慮之餘高為之阻隔則陳氏以孟康所云王莽河為禹河者既不察於鄴城高下之勢而既奪漳流以後恒水自深州東來與清漳合流而下衛水自靈壽縣與滹沱合流而下至於交河二水又合乎濁漳而與河俱行故經云恒衛既從從者河水在南東北流恒衛在北亦東北流施道同行至交河而隨之以下也河奪漳流與至交河則去海近矣去海已近地形必極乎下故於此而東北播為九河以達於海此自然之勢也天津之南鹽山無棣霑化利津九河之委流也東光則有胡蘇滄州則有徒駭樂陵則有禹津海豐則有馬頰漸次分疏而非如指掌之平列故許商云自南以北相去二百

里李垂云在平原而北趙偁云自冀抵滄棣始播為九河蓋其去天津密邇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之能勝故因上流既治之後推洗盆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畧定沙渚漸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則下者閼之高者培之行所無事而河已安流入海矣古蹟具存衆論固定程氏無端矯立之說而朱蔡因之以為九河在碣石入海則當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徑逆挽而又北之不然則當自冀州而掘高堅之土挽河而懸載之於保定絕嘔夷桑乾直沽灤水潢水過樂亭榆闕而以達於碣石吾不知河之越此嘔夷桑乾沽灤潢之五大水者何以不隨五水東下而能凌空飛渡以北也且所經之地皆濱海鹵鹵之土禹何法能過之而使不通如其築海岸數百里之地斷山麓數百仞之潰塞五水入海之道盡挽而北之則河之為害遠之惟恐不逮乃業已近海而又勒之以硤五百里之人民即至愚者不為而況神禹矧築海岬塞大水掘山麓即役使鬼工演幻術而亦

萬無可成之理也哉諸儒不察乃信新莽佞臣王橫之言以盡反古今之成論非予之所知也且橫之言曰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漸沒九河之地今據北海曲岬之形勢自蒲臺而東至於長蘆北抵直沽則岸曲嚮東歷馬城樂亭至山海關而益以東矣山海之東北連寧錦陸地數千里去海逾遠使九河而在碣石必東南風吹簸登萊以北之海水溢於西北而後九河以沒今云東北風海水西南溢則碣石之水且隨風南去而沙汀以出其受溢而漸沒者必天津以南之海岸可知已是橫固無以證九河之在碣石其從而附會者鄺道元之過也況乎當橫之時韓牧已知九河之有迹而未嘗沒乎若經所云夾右碣石入於河者以紀魯夷之貢道所經過之地文從其畧言魯夷自北而來夾碣以渡大洋達於天津而後入於海也碣石去河雖遠要可約畧紀之如揚州言沿江海達淮泗江淮入海異道不妨捷言之也且所云魯夷者遼水之東海蓋

金復之地欲至於天津故逕碣石假令河水在永平之境則徑當從弓弦山渡洋為近不必更遶碣石之左矣經云至於碣石本以紀山而非以紀河也明甚山自有山之條理水則以下為趨惟壺口雷首底柱山夾河行出山以後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東至天津之南山北而東至永平之北河云入於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於海者支之盡也安得概以為一哉經言導水不言載水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言水由山側行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今乃云載之高地又云穿西山之趾則明異經文而大背乎孟子之說為此言者不過見江南田野有壅水而載之山趾以為堰灌田而妄意河之亦可如此不知禹將全堰大河之水使過冀之北土其亦如塞堰者收灌溉之例乎且堰能分溪流而不能回全溪以他往況大河之莽莽者哉西山之趾其高過於魏博滄瀛者不知其幾許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當掘最高之地深至幾百仞而後河流可通計非八年之所

能竟且為此言者使行冀北永平之地求其故渠將何所指以為是豈禹運神力以開之後復有神力以堙之者耶且使禹不揣而掘山以載水使北矣乃其在大伾之野水有自然低下之道即可保其穿山以後之束於岬而不潰而當初北之地雖橫築數十丈之堤亦不足以當下流不快上流日增之勢崩潰漂流千里魚鱉慘哉其背天常數曩倫而圯族於無窮曾謂禹之不仁不智乃至此乎經紀九河在兗而不在冀而與雷夏既澤

之文相連若碣石則固繫之冀矣河之入海終始於兗禹之不移兗害於冀也亦以徙移害冀而終不能分兗之災也如云禹因河畫州天津靜海順天永平之南境皆為兗土則又何以紀兗之貢道但及濟漯而不紀濳潢直沽桑乾嘔夷之五水也以此攷之言禹載河於高地者無一而可乃宋人之為此言者則有故矣熙豐間王安石倡為回河之邪說呂大防踵其誤以敝宋而始終力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雖閭閻賢達

蜀黨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誣禹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據為指證若王橫鄴道元之言皆安石之所尸祝者也使然則吳安持之功不在禹下矣藉令諸君子能公心宅物不以人廢言而一存蘇氏之說則豈有此蔽哉若南渡諸儒畫江以居而不識兗冀之事又其偏信之病所自深也

濳沮會同 蔡註以汴為濳睢為沮按經紀此二水於兗州而汴水出滎陽縣大同山過中牟祥符故水經云

出陰溝於浚儀北東過寧陵與睢水合又東過亳州蒙城縣故水經云東至梁郡蒙縣為睢水又東至懷遠縣荊山口入淮其與水經言至彭城入泗小異則以為黃河所奔挾之南下淤其入泗之口也睢水出睢州東北經歸德府東過宿州故水經云出梁郡鄆縣又東過睢陽縣又東過故相縣當蕭縣南入於泗睢之或合於汴或合於泗古今小異然其所自出一在滎陽一在睢州則豫州之域其合也於蒙城其入也於蕭縣則徐州之

域不於兗土而會同也沂在泗北泗在睢北睢在汴北徐州之境北盡東平鉅野東直費縣海州安得兗土南侵徐鳳乎則濰非汴沮非睢可知此紀濰沮上連雷夏下接桑土雷夏既在濮州桑土者鄭玄詩譜說為衛之東境自濮以南則為曹魯之地而桑土屬衛必在濮北後漢書註引博物志云桑土在濮陽者是也則濰沮之會亦近是爾爾雅水自河出為濰濟為楚晁氏以沮有濰音謂沮即濰但言濰自河出則凡河之支流皆可謂

濰猶自江為沱而成都之繁昌荊州之枝江皆有沱水也漢以後河日南徙故枝流亦在南而汴謂之濰禹之故道河在北則濰亦在北也禹河自大伾而北奪漳渠以去去濟絕遠兗之貢道乃云浮於濟潔達於河則河之經流雖相去邈絕而其支流尚有會同之處蓋兗土卑下斜出成川旁午不一非如峽岸之流彼此無相合之勢也然則此濰水者蓋在大名廣平之交河水旁出南溢達於東郡濮陽之境而沮者則濟水於曹州之北

旁出北流以與濰會於濮以俱下而流於濟南其會同之處固兗之西土也濟以達沮沮以達濰濰以達河故曰濰沮會同言河濟之於此會同也王氏炎曰沮出濮陽濰出曹州蓋為近之然濮在北曹在南河在北濟在南則沮當在曹州而會濰於濮東濮去禹河既遠不得有旁流之河倘以為濰沮非河濟之旁出者則兗西為沙壤無有水源其不能別成一渠於曹濮而必因於河濟亦明矣若今無此二水者以河濟遷則濰沮竭可以

今之地理求難以今之川澤求也汴睢云乎哉經紀兗州之水獨詳於曹濮之間者以此土北鄰濬魏南距睢歸河流其北濟遠其南二瀆交控無高山廣阜以限之故易為灌漫而治水之功倍也功倍則辭詳矣草木穀之產因於地之宜地之宜驗於草木之生故經於辨土之後紀其草木之別所以物土宜而審播種也南北異地九土異質風氣異感故草木異族而百穀亦異產矣繇條漸包天喬者草木因土性之故別非由

治水而始然也當洪水氾濫之時草木暢茂榛蕪蔽塞土荒獸偏故益焚山澤務芟除而不務蘊崇之林氏乃謂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始遂其性豈知草木之性遂適以害嘉穀塞涂徑深沮洳釀嵐蟲蕃禽獸以與人爭命乎古之建國者以拔木通道為事詩所謂拔柞棫春秋所謂啟山林是已如以草木蕪盛為平成之績則今猺之有峒苗之有箐其將平成於中土哉則經紀草木以物土而非序績可知已繇亭茂也草之莖生

者也漸進長也進而漸長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天少長也草之臺生者也條長也細而長也木之孤榦獨擢者也包叢也木之科叢盤生者也喬高大也木之枝榦兼偉者也三州所產族類之不同如此猶土有白黑墳壤之異也土不因水已治而改其質草木亦不因水之治而異其狀也所以惟究徐揚三州紀草木者此三州平行之區無高山大谷草木叢生可以區別而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澤不齊其地一州之間各自殊別不可

定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疎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得之矣

大野 蔡註引地志在山陽鉅野縣北又云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中都今汶上縣鉅野之北正值汶上之南非有異也大野於宋為梁山泊滙南旺湖而為一及永樂中開運河始畫而為二南旺之東又有蜀山湖亦謂之南旺東湖凡此三湖瀰漫三百六十里皆大野之所潴也大野之水其源本於汶而不因於濟濟水自

由張秋過壽張掠湖而東北以注於濟南大野之水則南下魚臺而注於徐邳山海經云濟水絕鉅鹿澤郭注云今在高平絕者絕而過之之謂非言濟水畢注於此若水經所云濟水至乘氏縣南分為二南為荷北為濟鄉道元謂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蓋當後魏時濟水之支流偶注焉而桑欽所云荷水者下又云東過湖陸縣今魚臺入於泗則亦與汶俱流至魚臺而南未嘗絕而無所往也天下無絕而無所往之水蔡氏以荷為鉅野既

徇末失本而又以為濟水所絕則尤不審於山海經絕字之義若何承天云北連清濟則連濟而非原於濟承天初未有失而濟水掠大野之北徐定盡於大野之南岸徐終不得有濟也蔡氏生於東南當山東淪陷之後一惑於道元之說雖以當時顯著之梁山泊且不之察而況其他乎

螭珠 螭說文正作玼宋弘云淮水出玼珠即此古之珠皆以玉為之後世南粵即通中國合浦之珠始登服

尚書稗疏

卷二

十七

尚書禹貢篇成

飾而謂之真珠真云者言其不假琢而圓也若以蚌甲為珠則物賤而色黯古謂之蜃以飾器物所在有之不必准夷按說文玼即瑀也琢美石以為珠赤者曰琚白者曰瑀大戴禮所謂玼珠以納其間蓋佩玉之一也佩以象德而有玼珠豈佩蚌甲而可以象德乎螭珠之貢蓋以供佩玼之為螭者借用也若螭字正音蒲邊切螭也唐張翊名蟲登第而改名螭以應之則螭固非蚌蔡氏之踈兩失之矣

浮於淮泗 阪汴通水至蒙為濫水東入於泗者漢河南徙之道也泗入淮故淮合泗汶入泗故泗合汶汶在鉅野合濟之支流濟合濫濫源於河則經所謂浮於淮泗達於河之道也蔡氏兩引許慎說文未決所從當以後說為定蓋禹河故道自雒汭孟津北過懷慶合衛河而入濟魏初未自河陰南下經滎陽祥符之境則汴水陰溝水皆無從得受河以成流當禹之時無汴水漢河南徙而濮州無濫時異水遷不可強同已

尚書稗疏

卷二

十八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三江 經於此言三江後導漢云北江導江云中江傳註家合二為一故徒滋繁訟以實求之彼云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自上游而言潯陽以西之江也此云三江者自下游而言蕪湖以下之水也知然者以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猶徐州所云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豬而東原平大野者東原之浸三江入而震澤定三江者震澤之源與支流也蘇子瞻惟不知此乃欲以味辨之其亦細矣江水自蕪湖而東其下采石過應天儀真鎮